

皇明留臺奏議

皇明留臺奏議卷之三

好尚類 并差遺

崇正黜邪以隆聖治疏

史 梧 正德年
山東道

收成命以防易差後患疏

喬 祺 嘉靖年
山西道

乞賜停取以光聖德疏

王學曾 萬曆年
湖廣道

乞信詔令停差遺疏

丁元復 萬曆年
山西道

因滇變請停推稅疏

孫居相 萬曆年
福建道

崇正黜邪以隆聖治疏 史 梧

正德年

竊惟帝王所以運天下之幾不可一事少試於權奸之巧而其所以主天下之心不可一毫稍違乎道義之臣臣等伏覩 陛下登極之初 詔毀添蓋佛

寺神廟石經山祠而法王佛子國師禪師盡行查革凡所爲類矯 武廟故事直欲追唐虞而上之今不載碁廼有邸報如壇場齋醮之設大小廷臣所疏者是 武廟前日之所爲而今復爲之 陛下之昔

以爲非而今顧甘以爲是而行之耶夫天人禍福之

幾之不可徼幻誕妄誣之妖之不可信大學士楊廷
和給事中張源御史屠僑等蓋已連章累疏援古證
今互攻其謬無餘說矣臣等不容復贅矣臣等惟謂
天下之理有是非之分邪正之對是非邪正之所以
相勝者其幾每決於人主好尚之微不可以不審也
今而指佛爲非目佛爲邪匹夫愚民而皆辯之豈有
人主德高天下而智獨屈於匹夫之愚也特壽夭禍
福之疑有以奪之焉耳夫禍福一出於天夫人而皆
辯之豈有人主爲天之子而獨不悟也特不勝左右

羣枉之讒焉耳左右之事其君者亦豈不知帝王萬
乘之尊而錯聽於削髮涅槃之說貽笑中外也但彼
之良心斲喪焉耳彼之良心斲喪欲眩其君者先之
以壽夭禍福之說以售其似忠似愛之姦繼之終之
凡可以蠱惑君心而逞彼之便者無所不至矣由此
觀之則今日齋醮之設亦安知非 陛下主一無
二之心誤旁落於權姦之試也哉 臣等聞之深爲
陛下惜亦深爲 陛下懼也况王道異端勢不兩
立 朝廷之所作爲天下臣民之所趨嚮千百年道

統正脉之所繫不可不慎也夫旣以身繫天下臣民之所趨嚮則上有好而下必有甚焉者矣

陛下爲天下生民主亦肯率天下之人而歸於無父無君之教也哉旣以身繫千百年道統之重則有今日浮屠之說其誰啓之陛下亦甘暫釋道統

之傳而坐百年之後壞道之議也哉

臣願

陛下重思之也王者之度如天地之無心揆之理而順則行稍有違焉則改陛下今日之所爲以爲

順耶則何以來廷臣之所論列有如是者以爲違耶

則何不改其違以歸於正而使在朝無異議天下

依然共仰日月之明也耶此_臣等所以共爲

陛下爭也然_臣等論列至此終不甘心於左右妖妄

之言復毅然堅執一說以勝之請爲陛下終之

夫左右之言佛不過曰佛能養壽命之源佛能造天

下之福也_臣等則以爲養壽命之源不在於佛而在

於講學養身造天下之福不在於佛而在於遏疆扶

弱養壽命之源不在於佛而在於節慾順理造天下

之福不在於佛而在於信任君子屏斥小人邇者

經筵之講暫

御復釋何有於講學養身復聞聲色

之邇過而不節何有於節欲順理主事羅洪載罪遭
慘刻是以一百戶之故中傷手足也何有於遏疆扶
弱事關大體不由內閣尚書林俊呼斥回話而崔文
之姦固結不去何有於信任君子屏斥小人不如是
而徒佛老焉齋醮焉使大臣解體小臣離德

陛下亦何便哉

臣

願

陛下遵崇正道講學養身

信任君子屏斥小人速罷齋醮之舉求夫倡言之人
而重治之佛像盡行燒燬僧道盡行屏逐將其蠱惑

之甚者與崔文明置典刑仍乞勅禮部嚴絕僧道
內侍往來之路以杜媚竈由徑之漸其有僧不循禮
法潛使養髮之徒出入內侍衙門希圖賄賂漸要
恩寵者卽送法司拏問則王道明而異端去矣

收成命以防易差後患疏

喬祺

嘉靖年任

臣等竊惟聖人貴未然之防而人臣有先事之戒蓋事關利害幾伏安危有目前之所不必慮而爲他日之大可憂者惟在乎人主早見而預圖思患而預防之耳近該浙江鎮守太監鄧文請易勅書內織染局太監刁永請差官往陝西織造羊絨袍袂近該科道論劾該部執奏未蒙俞允臣等遠在南都聞之甚駭以爲陛下明聖而一旦忽有此舉切恐非

陸下本意也

陛下臨御以來節用愛人絕遠方

珍怪之物禁

內庭玩好之供一供役之必慎一用

舍之不輕惓惓乎周天下之慮以圖萬世之安薄海

內外皆有以知

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矣

今卽此二事觀之若有異焉

臣等妄料決非

陛下本意也

臣

等請舉其甚不可者爲

陛下陳

之

祖宗設鎮守太監於各省者凡以爲地方計

也自張慶請

勅以便已私而兩浙生靈至今受困

又況成化弘治年間民殷物阜已不能堪卽今水旱

頻仍邑里蕭索生民凋敝莫此爲甚若是而更加以此曹之剝削兩浙之民如之何而可以生活耶訪得鄧文見在浙江以惡第爲謀主養無賴爲爪牙擅作威福多方害人索扛有分利魚鹽有供應糧長機戶索取銀兩段匹富家大戶無故訪拿必得重賄方肯釋放知府以下官員勒要拜見銀兩方許進見地方軍民甚是不堪道路以目旣如此而又賜之以勅是猛虎而益之以翼也民不堪其命者必矣

陛下設鎮守以安民而使民不堪命亦何以利於是

哉畢真浦知覆轍在前切恐此 勅之換亦非鄧文

之福也至於差官往陝西織造羊絨袍袂尤爲不可

蓋陝西地方連年苦於兵革病於飢饉 祖宗百

五十年以來所患者惟陝西邊境之最要也其在今

日甘肅則有回夷洮岷河州則有亦不剌延寧固原

則有套賊邊警不時支給不暇連年 勅遣重臣鎮

壓其境雖收薄効尚未底寧而今乃復有此舉差官

一出供應不貲叅隨爪牙之徒惟利是索有司驛傳

恣意誅求陝西地方近已置於軍餉民情皇皇今復

加以科擾必將騷動地方震驚邊庭譬猶抱薪以收
火也其不動外夷之覬覦者或寡矣 陛下宵衣

旰食內修外攘言及邊事輒勞 宸慮今瘡痍之民
尚未全瘳邊方之警尚未寧息而又可重以此等騷
動之哉切恐此舉殆非 國家之利也夫天下大勢
在東南浙江爲財富之區在西北山陝爲藩籬之地
近年以來東南民力罄竭無餘西北兵威困憊不振
譬之人身元氣索然強自支持其不仆者無幾識治
百每爲 國家危之今又重以軍民不堪之甚者忽

然加之臣等恐天下之大可憂者必無出於此矣臣
等待罪言官有事當言有言當盡使

廟堂之上有此不令之舉以遺後日之憂一旦變生
噬臍無及異時臣等雖身伏斧鑕亦無以逭其責矣
伏願 陛下不以 成命爲難回不以微言爲

可忽緬念萬姓之艱危俯從諸臣之論諫將鄧文亟
賜罷黜以爲生事者之戒另選安靜老成之人以充
鎮守陝西織造羊絨乞如該部所議着令彼處官司
照數織造解送來京以給公用庶幾地方不擾民生

得安而後患可以潛弭矣

國家億萬年靈長之休端於是正不勝懇切待罪之至

乞賜停取以光 聖德疏

王學曾

萬曆十三年
年十月上

臣近接邸報禮部一本傳奉事該文書房太監劉成
口傳 聖旨聞河南產有麒麟撫按官如何不奏

禮部傳與他上緊進來欽此隨該禮部具奏續奉

聖旨卿等所奏知道了但麒麟鳳凰世間異物比他
瑞不同朕於罷瑞獻豈不知惟欲一見耳還着彼處
撫按官上緊進來欽此

臣仰見

皇上之意不過

以麟爲瑞物向未見今止欲一見似於 聖德盛

治無妨

臣

復何言但

臣

聞四方災異水旱盜賊日以

奏聞此撫按事也竊聞此麟產于光山托生于牛腹
卽斃於次日旋產而旋斃則祥者亦爲不祥矣不祥
之物撫按敢以上聞哉撫按旣未嘗奏聞不知

皇上所聞者果聞之三四輔臣乎抑聞之部院大臣
乎抑聞之臺諫言官乎夫三四輔臣未有聞部院大
臣未有聞臺諫言官未有聞

皇上深居九重雖

聰明天縱何由卽聞產于河南乎

臣

遠在南都實不

知其所有但以

臣

意竊揣之無亦左右小臣以奇怪

取悅 聖心多方差人訪求於外或傳聞於道路
或收買於繪圖務爲鼓惑計耳若此者非 皇上之
所宜聞也此端一開日漬月淫將來乘間竊發潛聞
於 皇上曰某省出有某物某地產有某瑞可着
禮部上緊取之又其甚者則必曰聞文臣某人可用
着吏部上緊陞之聞某項錢糧可用着戶部上緊進
之聞武臣某人可用着兵部上緊轉之聞某人問某
重辟可矜着刑部上緊釋之聞某處尚堪修造着工
部上緊造之聞某處某官可逮着錦衣衛上緊逮之

皇上將惟其言而聽之可乎否乎天下萬世謂

皇上爲何如主乎

臣竊謂

皇上獨斷之明雖不

可無而從中之旨猶不可有此關於理亂安危之機
匪細故也誠所謂始於微而成於著者也易曰履霜
堅冰至正此之謂耳矧四_六灾旱老稚流離啼寒之
聲 皇上猶有未及聞者乎矧北虜驕橫士卒困
苦呻吟嗟怨之狀 皇上猶有未及聞者乎矧孤
臣寡嫠_嫠獨哀哀哭泣之情 皇上猶有未及聞
者乎矧 宗室困窮饔飧弗給愁苦涕洟之態

皇上猶有未及聞者乎諸如此類左右不以聞而以
斃麟聞誠非忠于 皇上者也故臣願

皇上之慎其所聞而進於其所未聞者誠以此夫所
謂罷瑞獻者豈徒曰罷之云乎哉乃其心則不見者
也苟心欲見之則不可言罷亦不可以言知臣嘗鏡
之古矣周武王却旅獒漢文帝却千里馬漢光武却
寶劔唐太宗却名鷹此皆 聖主賢君不以異物

爲貴誠却之而不欲見之者聖之後世遂爲美談

皇上德邁周武而陋漢唐于不足居者何爲旣知宜

罷而復欲見之乎又嘗鏡之今矣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于蘄州進竹簞則却之曰恐天下聞風
爭進奇巧仍令四方毋得妄有所獻太原進葡萄酒
曰朕飲酒不多自今令其勿進 國家以養民爲務
豈可以口腹累人 世宗皇帝卽位之初珍禽奇

獸一切縱放而淫巧玩異罔干嗜好是 祖宗之

所以結人心凝天命培千萬年不拔之基者其好尚
恒端舉動恒慎典則具存固 聖子神孫所當服

而遵承之者也 皇上御極年來盛德大業光

昭 祖宗臣於以前仰德意一疏已經叙誦茲不

敢多贅矣 皇上今日爲一稿麟之故必欲一見

令撫按官上緊進來似比 二祖之盛德不無少

損乎假使麒麟尚存 皇上必欲一見然產在遠

方臣猶以爲不可矧麟已斃多時其形枯槁不堪進

于丹陛之前亦明矣或者左右小臣以爲此希異之

物不可不見或誑以爲麒麟尚存也遂鼓惑

聖德而必令撫按之進乎撫按聞 命徬徨無措

則責之道府道府聞 命徬徨無措則責之州縣

州縣下吏徬徨無措又不知何如而後可應

皇上之命也其中道途之費用解官之科索驛遞之騷擾恐又有不可堪言者當此物力凋疲之際軍民困苦之時西河報災比他省尤甚

皇上惓惓以

軫恤小民爲念何苦爲此無益之舉動而勤民動衆爲也

皇上睿哲已知罷瑞獻之爲是此正杜將

來貢獻之漸也今必欲一見而不盡罷之則傳之四方咸以爲斃麟且見之況生者乎況出於斃麟之外者將來聞風而進獻接踵至也書之史冊寧不爲盛

德一累哉昔舜之造漆器諫者七人夫漆器用物也
造用物且諫則稿麟之取寧忍於不諫耶臣雖不敢
以舜臣自待而實不忍不以虞舜望皇上也伏

望皇上俯察

臣言收回成命速爲停止仍乞

皇上自今以往不邇聲色終惟其始不嗜玩好久而
勿替不聞亦試常存布衣祈禱之心不見是圖永堅
停操減造之節移此念以接賢人君子則所聞皆正
言所見皆正行移此念以就日講經筵則所聞皆帝
典所見皆王謨至于內臣之語有益身心者始聽之

凡涉于嗜欲者必黜之一切從中傳奉

旨諭倍加詳慎毋啓邪萌如是則

皇上之盛德

格天駿業亘古不數年間有麒麟遊苑鳳凰儀庭以
應 聖明之瑞者矣區區遠方一稿麟奚足美哉

乞

信詔令停差遣疏

丁元復

萬曆四年任

臣等切惟天下之治其原在於君身人君之德其要在於虔始

皇上以萬曆紀元而光寶祚迄今四

載譬於歲序之運纔發春耳正海宇式治之端華夷觀化之始一食一衣關天下之命脉一舉一動係百姓之安危誠不可不慎也頃者登極之初

明詔天下差臣坐守織造悉皆停止薄海內外罔不惟忻踴躍以爲天子明聖方冲齡而能超然遠

覽洞悉民艱卽唐虞之盛德亦不是過將嬉嬉乎坐
觀德化之成也乃今詔墨尚新而羞官織造頻遣
皇上之意豈不念東南之疾苦而特爲是以勞民哉
誠以祀宗廟臨百官法服所當御而內供之用亦不
可缺故特允言官之奏量減毳毼之半而又選內臣
廉慎者督其織造庶幾民不擾而事易集此

皇上虚心納諫之誠約已裕民之意天下臣民可望
而知也然比之登極一詔亦異矣夫王者之令堅如
金石信如四時雖歷之千萬世而不變何則其所關

係者重也

皇上亦何忍以服御之用自異其明

詔縱使內臣廉慎或仰體聖意然叅佐供奉及諸匠
作人役非一類其間庸有乘時希冀壞法騷擾者內
臣亦安得盡知而盡禁之故願

皇上之信其詔

令而布此

盛德於天下也昔我

太祖高皇

帝創業之初面諭中書省臣有曰予嘗親歷田野見
人民凋疲生息未遂譬之觸熱者思得清涼冒寒者
思就溫煖爲人上者固當念之又謂太平應天諸郡
乃渡江開創之地供億先勞之民而觸租免賦之詔

此則民心乎戴

帝眷重申

大聖人之作爲真出尋常萬萬矣

臣

等不勝懇切之

至

此疏宣送奉及中使撫以實意然言必忠厚而乞朝廷諸端甚志

因滇變請停推稅疏

孫居相

臣等伏閱邸報見雲南巡撫陳用賓疏稱稅監楊榮
激變官民被指揮賀世勲等殺死投屍烈焰臣等不
覺相顧驚愕竊思自有權採以來稅使之激變者歲
不絕報而惟楊榮居多焉如一激變於塩井一激變
於騰衝一激變於寶川一激變於阿迷州一激變於
昆明縣然猶旋起旋滅幸以身免今且至於殺其身
矣焚其屍矣此雖楊榮之不戢自焚哉而元謀啟釁
之人固知國法所必加者然事在遠方變由憤激

無歲不下二百年來戴渥澤而歌盛德者至今猶耿
耿也我 皇上繼體握符所統之地卽

皇祖開創之地所馭之民卽 皇祖供億之民惓

惓德意何嘗一日忘東南哉而茲以織造事重役之
恐非所以培根本而篤豐鎬之遺也且今天下雖已
治平四方尚稱多故嶺表之叛徭方議征討高寶之
汎濫頻築隄防膠萊則鉅費滋繁江浙則水旱薦至
俺倭響稱降順而窺伺漸萌番賊萃就誅夷而餘黨
未殄此正

皇上宵衣旰食之際思艱圖難之秋而能無慎重於織造之舉哉必若上用供應之數委不可缺則南司廠衛諸臣率多廉慎宜必有能稱

皇上之任使者卽以織造者委任之務令如式製造依期解運而撫按及巡視諸臣並得以稽考而恭閱之則藝修而財不費工興而弊不滋織造之計莫有便於此者又何必添設一官特遣一命而後可責其成哉伏願皇上俯鑒萬衷亟收成命培根本之重地而厚之不傷念綸綍之王言而守之益固如

我 皇上明見萬里慮周隱微必且 弘解網之

仁 寬脅從之罰以平定安戢之無俟 臣等之喋喋

矣惟是稅使播虐在在皆然不獨楊榮之於雲南也
人怨稅使久欲甘心亦在在皆然不獨滇民之於楊
榮也邇來稅務雖歸有司而稅權猶在內使彼其舉
動恣睢程督慘刻草菅民命畧奪民財民之怨之入
於骨髓皆思食其肉而寢其皮非一日矣今見滇民
蠢動觀望生心權採之使人人自危使其變起旋戚
猶可言也此起彼戚猶可救也倘或一夫作難四方

景從撫之不定剿之不克徵調有所不應餽餉有所
不給卽欲發內帑供軍興又遠莫能卒致土崩瓦
裂形見勢成將無重厘皇上之憂乎語云勿曰

無傷其禍將長勿曰無害其禍將大正今日之謂也
臣等謂今日欲安天下當安全滇欲安全滇當收人
心所謂收人心者要在我皇上降尺一之

詔熟數楊榮激變之罪以暴於天下然後將稅使盡
撤稅務盡停使天下曉然知我皇上不欲加派
小民開礦徵稅乃愛民固本德意茲者稅使激

變雖死不惜於是可以安滇民反側之心可以杜天下窺伺之釁撥亂反正在此一舉豈不休哉至於雲南巡撫陳用賓貪庸頑鈍久失民心卽平居尚乏調停今遇變何能綏輯觀其遲遲往救碌碌因人不曰若何安民若何定變而曰傾煎金銀重整玩器觴進馬匹當救焚拯溺之時爲閹寺孝順之態如此舉動大拂輿情以此弭變必至生變卽用賓亦云恐楚撫臣之事再及於臣之身矣豈非自揣其才畧之不堪而不覺其真情之畢露哉故速簡撫臣以安全

眞是今日濟變第一急務也伏祈

勅下吏戶二部及都察院再加查議萬一

臣等之言

可採將各處稅務盡行停免如欲藉此少助

大功亦先撤回稅使暫令有司徵解仍

亟選才望之士兼程而往以代用賓之任庶人心既

渙而復收禍亂甫起而卽定而金甌無缺之天下亦

可永保無虞矣

臣

等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卷之四

儲貳類

乞命東宮出閣講學疏

周

冕

嘉靖年
陝西道

隆聖德慎儲教疏

楊邦憲

隆慶年
貴州道

催請建皇儲疏

朱吾弼

萬曆年
浙江道

宗藩類

乞察讒誣親藩疏

黃萃秀

萬曆年
浙江道

乞命東宮出閣講學疏

周冕

嘉靖年任

臣備員言官待罪無補晝夜孜孜求爲建論思以仰裨聖政萬一不敢顧忌心至切也但才識凡庸

無遠者大者雖有縷縷之誠不足瀆聞臣伏覩嘉

靖二十四年春我皇上渙發綸音欲行

皇太子裕王景王冠讀禮內外臣工不勝欣躍

續以禮官不能仰承德意妄有所議是以中止臣

嘗聞漢儒賈誼保傅篇有曰天下之本係於太子太

子之善在於早諭教選左右又曰教得而左右正則
太子正太子正 天下定矣後世莫不首舉以爲定
論蓋古昔王者之教太子也未生則有胎教旣生則
有保傅襁褓之教及其有識則有禮樂詩書之教如
拘以文成之年歲不同是蓋不達時宜之論至於禮
節繁多爲言者又書生畏難苟安之故習也豈萬世
不易之道哉欽惟 皇太子誕生岐嶷之質得於
天成以堯繼堯以舜繼舜似若無待于教也 臣切思
皇上天縱之聖龍飛 藩邸人倫物理罔不周之尤

加意於二帝三王之學遜志時敏無時豫怠矧

皇太子生長

春官之中隔遠

天顏不得行問安

視膳之禮而事親之道誰則陳之不得接士大夫於
左右而臨下之體誰則啓之不得覩稼穡之艱難而
所云無逸之言誰則告之不得見閭閻之疾苦而祁
寒暑雨之怨咨誰則聞之使不及時爲學禮樂名物
何自而知治亂興亡何自而識君子小人何自而辨
與其日處於深宮孰若 文華殿之清嚴與其日
侍以宦官孰若士大夫之爲師保與其日逸于休養

孰若詩書禮樂之爲薰陶此蒙以養正之功在今日
所不可一日緩者也且古者人生八歲自王公以下
至於庶人之子皆入小學以收其放心及其十有五
歲皆入六學以養其德性況 皇太子之年有以
過入小學之期而將近入大學之時乎然重

太子所以重

宗廟

社稷也教

太子所

以教天下萬世也早一日之教則天性之明早開一
日非獨 臣之願也是天下之至願也 臣愚伏望

聖明思

祖宗之業

皇太子繼之天下之大

皇太子理之億萬年之統緒

皇太子繫之蚤舉

昭代之儀以隆

聖朝之典博選天下之有道義

多聞孝弟忠良之士旦夕與居使之目陳正道日講
正言日行正事其前後左右侍御僕從必選小心端
恪之人至於 裕王 景王冠讀禮亦並舉行而所
以爲之擇 師儒以輔之者亦必極一時之選如此
則聖功可養國本可端本支百世宜君宜王億萬年
有道之長端在是矣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詩曰
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惟賜

聖裁臣不勝拳拳懇祈隕越之至

隆 聖德慎儲教疏

楊邦憲

隆慶五年

節諛禮部題爲懇請 東宮出閣讀書以端睿養以

崇 國本事奉

聖旨年十齡來說欽此切計來

歲壬申 東宮妙齡正當講讀詩書繼正體以植大
本雖恭敬疑自天資然學問有原教喻宜早

皇上仁明慈愛

聖敬日躋所以儲啓幄之規者

固涵育薰陶之有素矣今恭逢出閣正睿德一新之
初爲臣工快覩之候凡儀文之所講求宮僚之所懋
簡稽之往牒酌以時宜誠資六行之符以弘三善之

益者也古者文王爲世子朝于王季日三寢必問膳
必視此萬世太子之法我太祖高皇帝遊宴有
敝鄙農有

諭食藜藿而知畎畝之艱難親蠶桑

而知績紉之不易此萬世教太子之法卽今開講期
近聖學日新博訪賢德妙選人望使日侍左右從
容講讀誠謂甫養調護義莫切于作體矣然所貴端
本澄源防微杜漸入奉廷範之儀出明齒學之讓
其本又安在哉漢臣叔孫通之言曰太子天下之本
而臣等則曰陛下太子之本傳云內有賢父兄

外有嚴師友而學業無成者鮮矣夫以士庶之學不徒責之師友而必賴有父兄之賢矧

陛下本天

縱之聖 皇太子有克類之資因嚴以教敬因親

以教愛至德要道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謂不本于

聖教哉

臣

等願

陛下以嗣德在初進學惟敬

留神出閣之務甫求敷導之方不屑屑于儀文之煩不規規于事爲之末以文王之聖望太子則自飲食起居之微動靜語默之際立愛和衷惇讓明睦于以啓其親親之愛而發其繼述之孝將萬世彝倫之道

明矣以

太祖之法教太子則凡目之所接耳之

所聞

帝王興替之由

國家盛衰之故善足爲

法不善爲懲及人情物態閭閻稼穡無不一一開導
俾聰明日啟聞見日親將萬世政教之本立矣且天
地之大德曰生 聖人則之以育萬物故堯仁如
天舜德好生我 祖宗以淳厚立國 陛下承

之深仁厚澤覃布寰區世德作求後先一道今

皇太子天德渾全物交未雜宜及明德之初導以寬
仁之教使知元首股肱之義父母斯民之念一元之

中德愛洋溢叶氣加生薰爲太平俾 國家享億萬
載無疆之盛者其本源端在於是乎 帝王之盛

德曰儉昔禹慎財賦文供惟正我 朝列聖莫不

躬行節儉以先天下 陛下遠紹 帝王近法

列祖恭儉之德身有之矣今 皇太子年歲漸長

嗜慾漸開正宜黜華尚素敦朴去奢慎乃儉德惟懷
永圖一切靡麗之物不接于目難繼之味不以充饌
氣清而養愈純本端而尚益正非惟天下受節省之
福而簡素菲薄以成其德清心寡慾以厚其躬調護

之法保訓之方尤莫先於此矣然臣等又聞傳說之
告其君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使學不遜志
不時敏尤不學也夫授經講業發揮啟迪一歸于正
不可謂之不學矣顧晨而授書日中進講羣官侍班
講讀數行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洽此何以昭德讓
而懋進修以爲憲天聰明之益臣等欲乞 朝廷
敷求講讀之禮務爲簡便可行講讀旣退常留二人
直日將所授書義舒氣怡顏從容講解以發自古
帝王爲治之蘊凡 國朝典則 聖訓神謨時時

陳說其餘雜書俗傳務令屏去無耗心目以亂聰明
庶幾一日之間所聞皆直言所見皆正事上下古今
優游論議義理融會德性精純而作聖之功無以踰
矣至於內直之司服勞官省且夕左右地近職親尤
宜慎簡老成質實厚重小心之人定其名數分班輪
直祇應講讀凡 皇太子游豫飲宴動靜起處莫
不因事進諫與官僚諸司協心贊導務廸以正大隨
事箴規若果恪謹供事有裨 睿德厚加獎擢不
則譴斥隨之此亦不可不預爲之慮而曲爲之防也

臣等叨位南臺忻逢鉅典謬陳膚臆少效涓埃伏望
俯賜垂鑒留備採擇臣等不勝願幸之至

催請建

皇儲疏

朱吾弼

萬曆二十九年四月上

臣等屢奉

明旨於

皇長子

大禮靜聽舉

行自去秋來不敢一言激瀆意三陽開泰萬國

朝宗 皇上必以此時擇吉完

令典協天人

之交矣乃桃夭愆期標梅踰候

臣

等當言欲言尤遲

回不敢言者無非將順靜聽

屢旨斬

皇長子

得早承

聖恩正位

東宮遂成人室家樂耳既

秋而冬而春而夏爲時久矣近禮部等衙門大臣以

請後軍都督府等衙門勲臣亦以

請俱未奉

旨於是南京大小九卿亦不得已

請矣臣等職

在言官詎容持祿溺職復無言以處此正具疏拜發
俟於邸報見司禮監傳出 聖諭將典禮所用錢

糧器物著各該衙門行文嚴催不許延緩悞事臣等
捧誦始知 典禮之遲皆由等待造辦之故而

皇上篤愛 皇長子至情未嘗不以延緩爲慮也內
外各該諸臣日引領 大禮之行豈敢不仰體

宸衷勉圖造辦而竟難措者或 皇上加厚

皇長子超越 祖制多求奇珍各該諸臣之造辦

勢必不能如數乎伏乞

皇上稽

祖宗之定

制酌內外之可供不貴奇珍亟成

大禮則

止慈蚤有譽於天下

崇儉永垂則於

聖神而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慶端在是矣

臣等

無任延望懇切之至

乞察讒誣親藩疏

黃華秀

臣等閱邸報見留守衛百戶王守仁獻其先祖定遠侯王弼所遺御賜金寶財物乃二百年前寄贖

楚府者臣等竊心尤其誕以爲捐貲應取諸已進獻必其見存豈有借財於宗藩輸助於遠代者

陛下行查或者欲俟其詐欺情窮始坐之罪耳其何事臣等呶呶乃中外愚民見臺省交章未蒙

明察真以陛下爲若有利于楚府者臣等謹

再據所聞爲皇上陳之臣等聞之詩曰大邦惟

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言親親也說者謂周家有道之長實基於此漢文治幾三代至淮南栗布之謠稱盛德累矣我祖宗分封同姓比隆成

周而陛下敦篤宗誼尤有加無替諸凡

天潢之派無不被分外之榮享域中之樂者卽近日

王孝行卓異陛下特爲表章豈顧獨於

楚府寡恩哉陛下以楚府果有珍藏乎臣等查

先臣鄭曉吾學編載楚官于宣德五年被火譜系符勅並從更給今無論守仁之先原無寄頓卽其有諸

而回祿之後 符勅已不能保矧財寶煨燼其存尚
能十一乎又其國多難胤續多孤聞 先朝時曾被
通山王挾私誣訐行撫按官會同查勘該府積貯僅
可十餘萬後爲武岡王權攝侵盜乾沒又日銷耗矣
此皆往牒所載卷案具徵楚今日蓋無以爲寶者又
無論 楚府空虛無用詰問卽使府中遺藏或有一
二餘蓄而以 楚王世守之物入小臣奸欺之語無
故而輕籍之亦恐與尚德親親之意不類非所以示
天下公而垂訓後世也況其無之而徒徇愾夫之口

貽楚國之憂重失 諸藩之望 臣等願

陛下之熟計也 臣等按 高廟實錄凡功臣之卒

無不備書者獨王弼不書卒意必有別故及查國朝
人物考載王定遠以 洪武二十七年坐奸黨不

食死國除始知守仁所稱王弼暴卒宴廷停柩謹身
殿者俱屬迷罔而其餘欺誕不辨可知且如陝西牧
地的係 皇祖欽賜楚業先是撫臣蕭廩題請收

租充軍餉猶蒙 陛下念

皇祖之賜不忍無故追奪 明旨炳然爲年易考

而守仁亦敢巧飾捏誣謂其先世遺產則其欺

上罔下真不容於

聖明之世者

臣等聞

楚王孱弱差官將至撫按奉

旨持王宮甚急王

之妃眷合官人等憂懼不知所出此在諸臣虞異日
差官查府中無有恐無以塞責其勢不得不爾第恐
楚王萬一不諒 聖慈無他而或以憂疾甚至有
不忍言者 陛下得無悔之晚乎又將何以謝

諸藩也 臣等讀史見七國之變始於晁錯後雖伏誅
無救禍亂夫七國負重罪錯猶願忠者計畫稍失尚

爲難端今 楚府無辜守仁自適已便故行離間有
如 諸藩抱憤流言爲不必然之圖竊意磔守仁不
足以謝天下而於 陛下聖德虧損多矣 臣等願
陛下俯念宗盟垂情親睦 勅該部併行撫按會
同差官從公查勘果係守仁欺罔 臣等不妨據實回
報仍正王守仁之罪以爲奸欺之戒是 臣等狗馬之
忠也其或追回

成命姑免差查又或只委彼中撫按免遣內臣則恩
降自天誼出獨斷 宗藩之福 楚王之幸天下之

望又^臣等之所大願而不敢過徼者也^臣等職司糾

繩分難終默故敢冒昧

上陳伏惟 聖明裁察